

張大千傳

(三九)

目疾

民國四十六年，丁酉歲。農曆四月初一，是大千花甲前一年的生日，各種漸入老年的徵兆，使他心中感慨良多。

中國畫家中，大千遠自青年時期起，就孤芳自賞地有自畫像的興趣，據專家估計可能在百幅以上。其友人黃天才表示，就其所見所聞的自畫像，已不下七、八十幅之多。半身像、全身像、野服行吟、家中飼犬、抱猿，姿態各異，不勝枚舉。

他從年輕便留著的絡腮鬍子，使他看起來既像終南進士鍾馗，又像朝雲相伴的東坡，因此也留下許多以自己為模特兒的〈鍾馗像〉和〈東坡像〉。

五十九歲生日前後，他起碼寫下兩幅〈五十九歲自畫像〉；以柳樹為背景的一幅，贈鄉友詩人王天循。另一幅畫身著寬袍大袖的大千，獨坐坡上，身軀



微微後傾，右手支地，左手持書膝上。如此書和側著的面龐便有了一段距離，使這幅狀至悠閒的觀書圖，好像看書看得非常吃力。這幅自畫像，畫於農曆七月；其時他患目疾已有一個月左右，題贈給在台灣的朋友張目寒：

「隔宿看書便已忘，老來昏霧更無方，從知又被兒曹笑，十日纔能下一行。」

丁酉孟夏寫，並拈二十八字，大千居士五十九矣。寫與寒弟留之，時復展掛，如聯床對話也。七月初三日，兄爰在三巴之摩詰城。」（註一）

同在七月，他又畫了一幅類似的觀書自畫像，題詩與前一幅相同，詩後僅識：

「丁酉七月寫，並拈二十八字。大千居士年五十又九矣。」（圖一）。

一向以記憶力和視力自豪，擅繪精工細筆作品的大千，對讀書的記憶力和視力衰退得如此不堪，其身心的困擾，不難想見。這年冬天，距離目疾半年左右，他又畫了一幅〈五十九歲自畫像〉，寄贈遠在巴黎的郭有守。跌坐觀書的吃力景象，一如前面數幅，人像前方多了一瓶梅、竹之類瓶插，暗示出時光的流逝，季節的變遷（註二）。

綜觀自初夏到冬天的幾幅〈五十九歲自畫像〉流露出步入花甲前一年的大千，不斷受到視力、記憶力衰退的煎熬。

大千視力變化的過程，回想起來並非無跡可尋。遠在數年前，有時鋪紙揮

毫之前，驀見潔白的紙上，有些黑點，他以為或許孩子淘氣，不小心濺到墨跡。拂紙細看，又好像沒有，也就不以為意。有時茶杯中也會看到這類似有若無的黑點。

近年，停留香港作畫時，他真確地見到紙上有污點，連換數張皆是如此，在旁的友人心下猜想；大千的眼睛可能有了問題。

從四十五年在巴黎為郭有守所作〈大千狂塗〉十二幀冊和〈資中八勝〉冊來看，多半是逸筆草草，沒有往日作品的精雕細琢。

另一特殊現象是，抗戰期間，長時敦煌面壁；勝利後在京滬兩地大量收購



圖一 張大千〈五十九歲自畫像〉之一

「東北貨」和避暑山莊外流的清帝珍藏，如夜宴圖、瀟湘圖、江堤晚景，乃至唐伯虎、仇十洲的作品；和敦煌畫風兩相對照，使他益發沉浸於隋唐古典藝術的復興。因此一時之間言必稱顧闳中、董源、韓幹……

反觀狂塗冊題跋中，頗有以五代蜀主王建賜紫衣，以擅畫羅漢著稱的貫休（姜德隱）為效法的對象，和南宋書院待詔梁楷（梁風子）一較短長の意味：

「休誇梁風子，帶掛宮門一酒狂，我是西川石居士，瓦盆盛醋任教嘗。」

石恪有〈三駿圖〉，見山谷詩集。爰。」另識：

「梁風子未必有此，呵呵，大千先生狂態大作矣。」——題葉六〈減筆人物〉

「不敢望貫休早年，梁楷其庶幾乎？呵呵。」——題葉七〈減筆羅漢〉。（註三）

他又在寥寥數筆寫成的〈松下高士〉上題：

「此亦大風堂登錄商標也，古人那得有之！」（圖二）

有的研究者指出，大千首次遊歐的某些山水畫，等於開了後來潑墨畫風的先河。

人物畫幾乎清一色的減筆風格，題跋中顯示對減筆畫的滿懷自信，加上水墨淋漓的山水畫，已露出他步向潑墨畫

法的趨勢，同時也預示出，他的視力逐漸衰退，可能不允許他再在彩筆下精雕細琢，步武三唐五代古典大師的後塵。

△ △ △ △ △

四十六年農曆五月，大千繼續在八德園中移石種樹大興土木的時候，客寓大風堂的川菜名廚婁海雲重返東京，大千作〈嚴子陵釣臺〉贈行。

高聳入雲的山峰，峰腰雲霧繚繞中的林巒、祠堂、緩緩行進的帆影，幽奇寧謐，一如他青年時期三入黃山的氣象，是往昔的回憶，也是對故國河山的思念。山石皴法，用的是他從黃鶴山樵牛毛皴法，衍化出來的「新牛毛皴」；也正是四十二年在紐約為張孟休示範過，自嘲為「野狐禪」的畫法。

不幸，不久之後的農曆六月，他就罹患了折磨他後半生的目疾。

說起這令他傷心苦痛的磨難，與他的六十大壽不無關聯。

大千對樹石的痴迷寶愛，到過八德園的友人和弟子無人不知。爲了假山的堆砌，一塊奇石的方向位置，他日夜思索、繪製草圖，連睡眠都會夢見。等到天亮，立刻動員長工甚至家人，一起動手移動，務求盡善盡美。

一株高齡古木，他覺得位置不對，如移往某處，足使園景增色。他不惜花費數年工夫，命工人從四面八方切斷樹

根，在地上掘出一條移木槽溝，然後以「愚公移山」的毅力，將樹木緩緩的沿溝移植到他認為最合適的地方。

那時大畫室尚未修建，生活的重心就在起居室和小畫室這一帶。正房外面石徑邊有塊巨石，石後種著幾株鐵枝海棠，強勁的枝幹、紫紅色的花朵，鮮而不艷，很有一種陽剛美。大千計畫巨石的高低、方向佈置適宜之後，於六十大壽請工勒石，刻「盤阿」兩個大字，更有一種恆永剛健的感覺。

「盤阿」，「盤」與「槃」通，依詩經衛風「考槃」集傳解釋，是隱者居住的房子。

就在五十九歲這年農曆六月，大千命長工多人移動巨石位置，屢次移動仍未如意時，他忍不住親自出手撼動，可能用力過猛，眼前一陣暈眩，子侄趕緊扶他到一旁休息；隨後他就感到視覺模糊不清。

王之一在《我的朋友張大千》描寫賓主相對的感傷畫面：

「他形容好像進入了水簾洞，眼前滾滾瀑布，隱約可見前面的景物都在跳動。大千坐在床上哭了！他拉著我的手說：

『這怎麼得了！我就是靠這一雙眼睛，看不見，一切就都完了！』

雯波夫人整天坐在床沿上流淚，原

來熱熱鬧鬧亂哄哄的張府，現在突然靜止得可怕，我也無法安慰大千先生，而且我的眼睛也濕潤潤地，更說不出話了。」（註四）

十餘年後痛定思痛的大千，對訪問他的台灣記者胡有瑞形容當年的視覺變化：

「這十多年來，他的右眼一直是五分之三看不見，只能看到五分之二，他的說法是：

『譬如看對面的人，眉毛以上我看得清清楚楚，再下面就模糊了。』（剪報，失報名）

眼疾次日，之一陪往康必那斯市（一說聖保羅市，此處從之一說）聞名的眼科權威看診。醫生的說法是眼角膜（一說視網膜微血管）出血，並不重要；



圖二 張大千〈松下高士〉圖

主因在糖尿病，只若血糖獲得控制，視力自然改善。目前僅能靜心休養，嚴禁作畫看書，不令眼睛疲勞。張府對醫生說法疑信參半，趕緊電請好友高嶺梅，訪香港名醫徵詢良策。

四十五年春天的日本畫展，使大千譽滿東瀛。夏、秋的巴黎畫展，在風靡巴黎藝壇之外，也使他飽覽歐洲現代藝術；他對歐洲現代藝術的態度，理解多於排斥。由巴黎返回巴西後的大千，藝術業正如日中天，滿懷信心，反映在題畫和詩中。

寄寓八德園的王之一，初步估計大千建園所費，不下美金數十萬元。大千在巴黎赴上海故交的「鴻門宴」時，曾有一番爭論；大千告訴謝家孝：

「這位先生是與我多年不見的上海時期老朋友，敘舊一番，問我近況如何，我說國破家亡，亡命天涯，哪有什麼好日子過啊；欠了一身的債！」

他不理會我的話中帶刺，反追問我一句欠了多少債？我說不多，二、三十萬美金！他說沒有問題！人民政府可以代你還債，只要你肯答應回去！」大千當即以：

「我說我張大千一生，自己的債自己了……：我不管你說的啥子政府，總之政府的錢是國家的，怎麼好拿國家的錢來給私人還帳？」（註五）

他的斷然拒絕，使兩造不歡而散。

日正中天的聲譽、未來的繪畫發展、數十萬美元的債務、未完成的八德園，加上在大陸和巴西數十口家人的生活；難怪一向樂觀堅強的大千，會發出：「這怎麼得了！我就是靠這一雙眼睛，看不見一切就都完了」的悲嘆。

在這幾近絕望的時刻，驀然，王之一想起和田老人離開東京前為大千卜的卦。

和田，民國六年，十九歲的大千隨善子前往京都學習染織藝術，即由和田先生所推薦。幾年前他寓居東京新宿下落合，曾托人到處打聽和田的下落，以解對故人的思念。終於把他從北海道的一間廟宇接到東京。

之一陪大千前往上野車站迎接，發現這位身穿道袍、白髮披肩，八旬開外的老人，不像廟裡掛單的和尚，而像位道士。他手持長杖，跟長髯垂胸的大千並肩而行，恍如一對下凡的仙人。他說曾袖占一卦，知道大千會到日本找他；更增添這位日本老人的神秘色彩。

作客下落合期間，他下算出大千會有轟轟烈烈的繪畫事業，但會罹眼疾；他安慰大千，他要雲遊天下，為大千尋找靈藥，使他不致完全失明。

像閒雲野鶴的和田，臨返北海道時，仍不忘叮囑大千好好調養兩眼：

「雖然我回到北海道去，可是我的精神仍陪伴著你。」（註六）

一向深信命相占卜的大千，正考慮前往日本尋訪老友和田，高嶺梅傳來香港醫生的建議，叫他速往美國就醫。

他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眼科研究院住院就診，已經是四十六年仲秋左右。醫生說法與巴西醫生相近：用力過猛，導致視網膜毛細管破裂，視網膜淤血，使視力模糊不清；休養一陣使淤血逐漸吸收，但根本病因，仍在無法根除的糖尿病。

從哥倫比亞大學醫科研究院狹窄的病房中，仰視浮雲飄浮而過，舒捲聚散一片模糊與紛亂，動筆不得的大千心境，也隨之起起落落；這一切是否都在白髮和田的預料之中？不知何時才能找到他所應許的靈藥？大千枕上輕吟：

「卧病高樓上，窗前飛亂雲，卷舒看即變，散滅寂無聞。爲雨應非爾，遮天豈任君，行藏只如此，何故尚紛紛。」——看雲感賦（註七）

病中大千，仍不忘在詩中調侃陪侍在旁的雯波：

「高樓閉置風兼雨，醒未成歡夢亦長，能起茂陵消渴疾（眼底出血爲糖尿病所致也），香奩須傍藥爐間。」——病（註八）

詩中以司馬相如自擬，雯波自然就成了當爐的文君。

稍癒，到醫院園中散步，眼前景色仍是一片模糊，遂賦：

「猶能拄杖許閑行，霧裡花枝看有情，八表同昏天地暗，不須苦說看分明。」——病小瘳院中小步（同註八）

雯波常在探病友人面前，以這首詩幽默大千：

「他的眼睛是有毛病，有些毛病也不是醫生檢查得出來的，總之他喜歡看的，再遠一些的距離他也看得見，若是他不高興的事，再近一些他也看不見！」

大千聽了這番數落，笑著反問：

「說我喜歡看的，妳莫非是指漂亮的女人囉？」

其後，再到巴黎時，有位女友聞知此事，也打趣地說：

「我真希望你們男人的眼力都像你這樣衰退，才看不見我們女人臉上的皺紋！」（註九）

在不便繪畫、寫字的住院療養期間，旅美好友張孟休、王紀千、汪亞塵等，紛紛前往探視。大千以這些畫家、詩人的性情、專長以及和大千的交往爲素材，各賦絕句一首，算是一種紀念，也可以消磨病中岑寂。四年後，友人龔選、陶鵬飛，向他索詩，他就唸給葆

羅聽，把這十多首詩各寫一份寄贈。
(註十)

其中寫王紀千、顧一樵和姪輩李順華二首詩和注，值得一提。

「紀千精鑑蒐羅富，落葉縱橫風雨斜，舉世競知誇潑墨，先聲原自出名家。(王紀千。潑墨法唐王洽實之。)」

大千從王紀千的潑墨畫想到潑墨法的創始人王洽，是否預示著他受眼疾困擾的後半生，潑墨將是他主要的創作技法？

好酒成性的王洽(默)，受教於鄭虔和項容。每於酒酣後，把大盤墨汁潑灑在絹上，或揮或掃，只見絹上濃濃淡淡，有的形如山石樹木，有的狀似雲水溪流，王洽把握現象，順其自然，稍加整理，成爲一幅生動的山水畫，毫無墨污的痕跡。把墨運用得神出鬼沒的王洽，因此別號「王墨」；宋代的米元章父子、元代高克恭、方從義等，多受他的影響。

「一樵敏捷詩千首，贈我長歌托興深，病眼頻摩難卒讀，急呼兒子與高吟(顧一樵)。先生嘗賦《丹青引》見寄」。

病中景況與陪病兒子代讀友人贈詩的雅緻，躍然紙上。

「李郎濯濯嘉公子，畫癖書氣自華，別有勝情託砧俎，自醺長島薦樟茶。」詩後大千特別加上長註：

「李順華。順華能治樟茶鴨，在諸名廚右，數享予。紐約長島出肥鴨，自我國傳來者，有名於世。而今而後以長島呼『鴨島』可耳；亦猶隴麩之於墨，朱提之於銀也。茫嘲杜撰，自我作古。」

爲了順華孝敬他的樟茶肥鴨，使美食家張大千眞想把自由女神聳立的長島，更名「鴨島」，也是一大奇想。

糖尿病患者，甜食、油膩、用力過度過猛，都在禁戒之列，大千此後不時犯戒，以致血糖時高，視網膜微血管屢次出血，視力時好時壞，從他讚賞肥鴨，回巴西後不忘插手植木挪石，便可見出端倪。

大千出院時，赫申江畔已經是西風陣陣，霜葉如花的深秋時分。

經過香港稍停留，及至到達日本，已是農曆十一月左右。

他在哥大住院期間；九月十六日暮時分，老友齊白石以九十七歲(實際九十五)高齡逝世於北京醫院。此際日本藝術界，正在爭購白石遺作，也爲前來就醫的大千，增添了心中的惆悵。

更令大千氣餒的是，他親往北海道去看望和田先生，廟裡方丈轉告的卻是和田去世前留給他的話：

「大千要來掃墓，可惜，他不能等；但是他要為你尋找靈藥醫治眼疾，你不必擔心，不會失明。」

和田留贈大千一隻他品茗的碎瓷古碗。大千視同珍寶的把茶碗裝在桐木盒內，包上黃布。離日時帶回巴西。民國六十年大千移民美國卡密爾之前，連同自己的茶爐、茶具一起留贈王之一的日籍妻子惠美子。惠美子是位茶道教授，大千期望她能發揚在中國逐漸式微的東方茶道（註十一）。

在東京的中、日友人，紛紛向他推薦名醫，經過精密檢查之後，結論大同小異；病根在於糖尿病，安心靜養，禁止寫字畫畫才是良方。知道又要無所事事地住在斗室之中，大千心中頗為煩悶。他賦：

「書卷堆床不耐翻，下帷虛說未窺園，坐慚幼婦裁黃絹，祇許中郎暗裡捫。」——既來東仍閉置斗室未能出拈二十八八字（註十二）。

因眼疾無法在短期治癒，對衰弱的體質失去了自信，使大千情緒陷於低潮：

「吾今真老矣，腰痛兩眸昏，藥物從人乞，方書強自翻，運思焚筆硯，長此息丘園，異域甘流落，鄉心未忍言。」

丁酉十二月，目疾半年後作。」（註十三）

歲暮凋年之際，把大千從情緒低潮中提振起來的，是專程從香港前來的高嶺梅，為他帶來王羲之的〈行穰帖〉。

文註：

- 一、《張大千全傳》頁三八九。
- 二、《五百年來一大千》頁二七（下圖）。
- 三、二則題識見《張大千九十紀念展書畫集》圖三四之六、七。
- 四、《我的朋友張大千》頁一三二。
- 五、謝著《張大千傳》頁四九。
- 六、和田事蹟見《我的朋友張大千》頁五一、一三二。
- 七、《傳記文學》卷四八期五頁一二二〈大千先生兩周年祭〉（續篇），張孟休撰。
- 八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三頁一八一。
- 九、斐波、巴黎女友一則趣談，見謝著《張大千傳》頁二〇五。
- 十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三頁二五八。
- 十一、《我的朋友張大千》頁一三一。
- 十二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三頁二八三。
- 十三、謝著《張大千傳》頁三〇四。

圖註：

- 一、《張大千九十紀念展書畫集》圖三七。
- 二、《張大千九十紀念展書畫集》圖三四之八。

